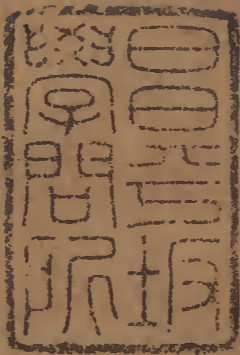


嘉靖板四書

論三之五



內閣文庫			
三六函	四九冊	漢	書
二一	一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0
冊數	10 (4)
函號	276	35



論語卷之三

淺草文庫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反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綫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

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 焉於 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璉音。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葉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

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皆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

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

朽音汙與

晝寢請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晝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

與改是行去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行而改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敏於行而謹於言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枋。子

曰。枋也。慾心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枋。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枋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

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此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聲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

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持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則敬矣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

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臧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度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

棄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

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子文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

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詞。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

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

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直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介之取予。而千鈞萬鍾。從可知焉。

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匿然而友其人。左丘明恥

之。丘亦恥之。

足將

是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皆也。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

衣去聲。

敝。服之也。裘。皮服也。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
思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
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
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
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
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
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
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
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
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
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
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
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
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
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
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
得見而歎之其
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
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

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

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
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
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
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
而多一簡字
矣故曰犬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
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一過於前
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

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
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
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
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不二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
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
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
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
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
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
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
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
顏子之道學之道奈何曰程子曰學以至乎聖
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
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二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

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
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
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
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
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
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
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
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
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
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

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
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
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
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
而有舜以鮒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
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
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

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
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
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
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一私欲。便是
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
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
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使心過此。幾非在我者。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
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
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
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
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
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

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

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
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
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
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
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
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
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

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

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音悅女
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服也。○胡氏曰。夫子解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人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也。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

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

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聲去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

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鮒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鮒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

○子曰質實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免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以飽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

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 警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

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美我敬鬼神

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事也。先其事。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為。所難知。方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

仁者靜。知者樂仁。仁者壽。

反下。字音洛。知去聲。樂上。字音。並五。教。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旋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程子曰。非動而不括。故樂山。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能如仁。知之深者。亦。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不臣。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謂味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

可以弗畔矣夫。

扶失音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

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

鮮久矣。

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

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贖。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此病其濟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

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求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剛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

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

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息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

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
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
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
倫。焉。則本末無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
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
矣。域

馬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

脩。脯也。十。肚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
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
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

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
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
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
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
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
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
正也能識聖人之情
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
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
同已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

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

冰反好
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
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
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
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

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

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

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
嘆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
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
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
也。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

吾將問之。

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瞞。公薨。而國人立蒯瞞之子。輒於是。晉納蒯
瞞。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瞞得罪
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
也。辭也。

八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
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
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取
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
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
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
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
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

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

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
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
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
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
獨使質質庸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
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
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入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

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

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

言言集言卷四
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夫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

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
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
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
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
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
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為仁由己。欲
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
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

問。而孔子
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

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

姓。謂之吳。孟子。君子而不知禮。

取七
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
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
姬姓。謂之吳。孟子。君子而不知禮。
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察，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

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

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

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

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

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

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扶夫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保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

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

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來詞。設

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

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不能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

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比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者。篤信之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索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

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

不信。吾不知之矣。慥音通。侗音通。者。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

天之物。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

然而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合為穆契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

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焉尤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

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

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淮青兗冀

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已豐潔衣服常服黻黻藻也

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口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適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

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

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
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
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
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
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
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
魯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懸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
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
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
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
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
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

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
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
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
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
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入言君
子不必多
能以曉之。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
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
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字宰因言昔
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

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
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
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
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
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
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

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黻者，見

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黻，目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謂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厝。

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太。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

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

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

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馬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

求善實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置徒

韞藏也。置置也。沽賣也。孔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行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在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

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日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言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

也。譬言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位反。覆。芳反。

言言集言卷之三
九
簧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疆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存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

平聲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諺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

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
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
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
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會子曰五十而不以
善聞則不聞矣蓋達此意○尹氏曰少而不
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
不至於極乎
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
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
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
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從然不改則面
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
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
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
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
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
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
雖聖人其
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母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重出而
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之政反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

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敦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者。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者。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者。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揚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
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

居之其容貌
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

下同便
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
出言不可以不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
諱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
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太

夫言聞聞如也侃苦旦反
聞魚中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鄉下大
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

詩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
子亦反與平

如聲或
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
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
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
必擯

驅刃
若反躩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
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赤

反占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

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復闕。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振闌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復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

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入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

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

攝摳也。齋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蠶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蔽也。息鼻

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塔趨

進翼如也復其位跽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踏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頰怡怡

和說也。沒塔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踏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

如授勃如戰色足跕跕如有循勝平

反色六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跋謹之至也。上

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跕跕舉足

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緹飾。

紺。古暗反。緹。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緹。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者。絺綌。必表而出之。

絺。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麋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麋。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湯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衰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能禍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袷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袷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

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饘

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烏邁反任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類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得

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

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啻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空。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食音嗣。齋側皆。

反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欲。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多儻乃。

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并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嘗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揚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後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也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痛則不能著衣。束帶。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一。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是。也。

見齊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鼓。自者。

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土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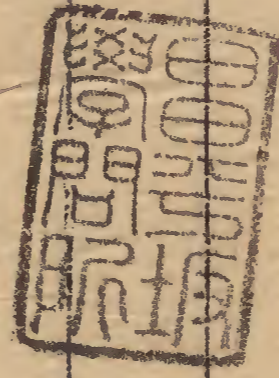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

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豕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
...
...
...
...
...



文化丙子

